

結合部落旅遊發展的步道守護實踐： 以南澳生態旅遊聯盟經驗為例

林澔貞^{*}、吳思儀^{**}、陳建忠^{***}、陳朝政^{****}

摘 要

宜蘭縣南澳鄉，以原居住在南澳山區的南澳群泰雅族為主。由於近 100 年來因殖民政府政策，被迫從南澳山區遷徙至平地，是台灣非常少見，整個流域的部落都被迫遷徙離開祖居之地的族群，對南澳在地的社區工作者來說，對抗的不僅是外部的環境變遷衝擊部落，更要面對內部傳統文化根基快速流失的危機。而羅東林區管理處位在南澳地區的兩條國家步道之一：「南澳古道」，對南澳群泰雅族人來說，不只是遊程動線，更是「回家的路」。透過生態旅遊與手作步道的推動，一方面促成了「南澳生態旅遊聯盟」，在培力與共識凝聚的過程更發現，重塑傳統文化的信念、在活動中落實 gaga 的精神，成為聯盟運作的基本共識。而聯盟的合作關係，也彷彿回到曾稱雄南澳山區的 llyung klesan 一樣，慢慢形成因所在區位而扮演不同角色的「攻守同盟」。

關鍵字

生態旅遊、手作步道、南澳、Klesan

*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處長

**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育樂課課長

***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育樂課技士

****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政策暨資訊主任

結合部落旅遊發展的步道守護實踐： 以南澳生態旅遊聯盟經驗為例

林浩貞、吳思儀、陳建忠、陳朝政

大綱

- 一、問題界定
- 二、概念定義：
 - (一) 什麼是生態旅遊？
 - (二) 社區生態旅遊如何永續發展？
 - (三) 國內外案例分析
 - (四) 工作假期與環境教育
 - (五) 小結
- 三、環境背景介紹
 - (一) 南澳的地理環境與交通動線
 - (二) 泰雅族南澳群
 - (三) 位在南澳的兩條國家步道
- 四、南澳生態旅遊聯盟成立
- 五、尋回 Ilyung Klesan 的精神：社區的定位與發展策略
- 六、結語：守護回家的路

前言

農委會林務局自 2001 年著手建置全國登山健行步道系統，歷經選線、定線、系統規劃、步道整建維護、資訊平台建置，乃至無痕山林運動的推廣、整合步道系統的多元旅遊活動等軟硬體工作，至 2014 年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行政院亦於當年裁示，研擬步道結合生態旅遊的發展策略及模式，不僅促進山村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發展國際級步道生態旅遊，更是向國際宣傳台灣山林生態與人文特色的機會。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管轄之「蘇花-比亞毫國家步道系統」相當具有族群特色與生態旅遊魅力，遂在這樣的政策脈絡下，進一步與宜蘭縣政府大力推動的「泰雅山徑計畫」相互配合，委託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嘗試以步道結合週邊社區、部落，研擬以步道為場域的特色遊程，輔導山村提供簡易但具地區特色的生態旅遊服務，以促進環境、文化、社區經濟之永續發展。

千里步道運動於 2006 年由黃武雄、徐仁修及小野等三位為主要發起人，以串聯環島路網為號召，透過單車、步行的活動，鼓勵民眾以更友善環境、深入社區的方式認識台灣這塊土地。當時，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千里步道協會前身）首先在各縣市舉辦「路線規劃說明會」，

邀集在地的組織團體，對象包括社區大學網絡、環保團體、文史團體與社造團體。針對千里步道理念的溝通取得初步共識後，各團體便著手討論路線規劃以及「試走活動」舉辦的分工¹。

千里步道的試走活動目的在於藉此捲動在地網絡的資源整合，與民眾溝通、傳遞價值，也讓在地社區看見慢速、深度社區旅遊族群的存在。因此，當時試走活動便強調減碳、減廢、在地飲食、社區特色優先、促進地方產業等主張，盼能對振興當地小民經濟產生效益，進而願意將原本視為尋常的生活環境保留下來²，而這樣的實踐正與生態旅遊理念不謀而合。

千里步道與南澳在地社區便是在路網串聯、試走活動的舉辦過程中結緣。2007年5月間，千里步道舉辦了第一次「慢行島嶼之東—千里步道蘇花行腳」活動。5天的活動期間，從花蓮的崇德出發，全程以單車及步行的方式造訪南澳地區的澳花、朝陽、東岳等社區。2014年，千里步道協會在羅東林管處的委託下，再度回到南澳，展開將近三年且仍在現進行式、陪伴社區推動生態旅遊的工作。

一、問題界定

千里步道運動早在2007年串聯環島路網時便與南澳社區結緣。然而，當2014年千里步道協會得到羅東林管處委託，再度回到南澳時，時空背景已有所不同；當年的蘇花高速公路計畫（簡稱「蘇花高」），已變成蘇花公路山區道路改善工程（簡稱蘇花改），並且第一段（蘇澳～東澳段）就在將在3年後（2017年底）通車。此時，無人能精準預測這條道路的開闢，將對南澳的部落文化與環境產生是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部落卻被迫開始思考，不論好壞都必須做好準備。

宜蘭縣南澳鄉，以原居住在南澳山區的南澳群泰雅族為主。近100年來，南澳群共15個部落陸續因殖民政府政策，被迫從南澳山區遷徙至平地。其中，最晚是Kngyan（金洋）部落在1964年才遷至目前的Kingyan（今金洋村），距今不過52年。由於泰雅族南澳群是台灣非常少見，整個流域的部落都被迫遷徙離開祖居之地的族群，對南澳在地的社區工作者來說，對抗的不僅是外部的環境變遷衝擊部落，更要面對內部傳統文化根基快速流失的危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金岳部落積極尋找「回家的路」。

「你還記得流星嗎？」

宜蘭縣南澳鄉金岳村的金岳社區發展協會，於2005年舉辦第一次「Ryohen（流興）部落尋根之旅」³，不僅開啟部落青年重新回到故鄉、為部落社區工作服務的念想，也讓金岳社區在接下來10年期間（2006～2016）積極思索，如何追尋本身傳統文化的根基，再結合觀光旅遊的產業發展，重塑地方文化的獨特性及豐富性，進而使部落的文化蘊含得以繼續傳承下去。

¹ 〈一個關於社區大學「公民社會」核心理念的行動研究：「千里步道」的倡議與社區資源網絡串聯的實踐歷程〉徐銘謙、周聖心，2010:11。

² 同上，2010:19。

³ 〈尋回失落的Ryohen（流興）部落——歷史記憶與生活空間研究〉，陳芃伶，2010:1。

1958年，Ryohen（流興）部落配合國民政府政策，仍住在Ryohen的45戶族人決定遷徙下山，與1915年便遷居住在Ropwe（鹿皮，今金岳村）的Buta（武塔）人和一小部份Tpihan（塔碧罕）人組成了現在的金岳村。不只是金岳村，整個南澳鄉的7個村都是由當時南澳山區的15個部落，因種種原因歷經如此將近百年來的遷移所組成。離開了祖居之地的南澳群泰雅族人，不僅面臨土地、產業、經濟等問題，也喪失了與傳統文化聯繫的空間記憶，導致年輕一輩的泰雅族人和傳統之間有著嚴重斷裂。

為此，金岳社區發展協會從2005年開始，持續不間斷的辦理「尋根活動」，由耆老帶著年輕人找路、開路，回到舊部落進行相關文物的保存與紀錄，更在2013年透過募款與企業贊助，展開了「直昇機之旅圓夢計畫」，用直昇機載著離開故居已達55年的耆老們，搭上直昇機重回他們思慕懷念的Ryohen（流興）部落。直昇機圓夢之旅不但讓部落耆老重拾記憶，讓部落青年對這塊土地跟這個社區多了認同感，也讓部落所有人建立起一份連結，進而得以更積極的推動結合傳統文化特色的旅遊活動，藉以推廣社區，同時讓泰雅族的傳統可以在生活中延續⁴。

外部資源與內部需求的對接

若將金岳部落的經驗視作南澳地區生態旅遊發展的縮影，我們可以發現，由於經歷了大規模的集團移住與遷村，現今生活在南澳地區的南澳群泰雅族族人，除了有尋求產業發展的急迫性，重新連結、傳承傳統文化的必要性更是刻不容緩。

2014年因著計畫委託，千里步道協會透過在環島路網串聯階段便參與步道運動甚深的社區大學網絡，聯繫、拜訪了金岳、東岳、金洋、朝陽等具備社造基礎，且鄰近羅東林管處管轄步道的社區組織，並以「手作步道工作假期」搭配生態遊程的方式進入社區，開始第一年的工作。

經由第一年的磨合，包括提出過去社區未曾嘗試過的「跨社區遊程」，前述4個社區組織與我們進一步思考，跨社區的合作除了遊程服務之外，能否有其他更深、更重要的意義？於是「社區合作平台」的概念誕生，並於2016年發展成為「南澳生態旅遊聯盟」，以「單一窗口」為目標推展相關工作。

但回到南澳在地社區的產業發展急迫性與文化傳承必要性的內部需求，當外部資源挹注並介入社區發展，就南澳地區的現況，以及考量蘇花改通車可能帶來的整體環境變化，社區平台的運作將面對以下三項課題：

1. 如何平衡各社區發展差異，建立互信合作、資源共享的平台？
2. 如何藉由外部資源的挹注，使社區擁有獨立自主經營的能力？
3. 如何透過生態旅遊發展，協助社區因應未來環境變化的衝擊？

⁴ 〈金岳尋根之旅 找回部落的記憶〉，生命力新聞網，2015，http://www.vita.tw/2015/04/blog-post_6-9.html。

二、概念定義

(一) 什麼是生態旅遊

生態旅遊是一種以保育為核心價值的旅遊方式，提供偏鄉社區在保護自然人文的同時，能兼顧在地生計。(陳美惠，2016) 透過生態旅遊的推動過程，一方面帶動社區營造，組織、培力社區居民，維護在地的生態、人文資源，同時帶領民眾瞭解、欣賞當地特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提供環境教育以增強遊客的環境意識，引發負責任的環境行動」。(陳美惠，2016) 如此不僅能協助在地的保育工作，還能創造經濟利益、提昇社區居民生活福祉。

然而，根據 Butler (1980) 基於產品週期的概念提出「旅遊地區發展週期模型」(洪郁捷，2015)，說明旅遊地將隨時間與遊客數量成長呈現動態的發展階段，包括探索階段、參與階段、發展階段、鞏固階段、停滯階段，以及下降或復甦階段。要如何避免旅遊地市場衰退，洪郁捷透過眾多案例分析的文獻指出 (2015: 10)，旅遊地環境品質影響遊客人數，唯有提高人為環境品質，才能維持遊客人數同時提昇自然環境品質，「考量承載量 (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 均未超標與長期的規畫，得以延緩旅遊地進入下降階段，提高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Butler 旅遊地生命週期階段 (資料來源：洪郁捷整理，2015)

階段	探索階段	參與階段	發展階段	鞏固階段	停滯階段
指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遊客數量少 • 少有或沒有提供特定設施給遊客 • 自然與文化吸引力為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地居民開始參與旅遊 • 提供主要的設施 • 出現了吸引遊客的廣告 • 產生旅遊市場 • 公部門投資設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遊客快速成長 • 形成成熟的旅遊市場 • 出現人造吸引物取代自然與文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成長速度緩和 • 擴大廣告延長旅遊季節性與發展新市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遊客人數達到高峰 • 旅遊地不再流行 • 依賴於重遊遊客、會議遊客

(二) 社區生態旅遊如何永續發展？

雖然生態旅遊強調提供遊客自然環境的深度體驗，在旅遊地點的選擇上，也應盡量以不受打擾的自然地區、以自然環境為基調、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等地區為主。(Valentine, 1993;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Tourism, 1994:17; Ceballos-Lascuran, 1987; 引用自林金韻, 2008) 但為了確保遊客的安全，或是提供住宿、環境解說、餐飲等服務，對生態旅遊地便不得不產生人為干擾。而人為介入旅遊地的程度、方式、內容，亦即人為環境的品質，不僅決定遊客參與生態旅遊的感受，同時也對旅遊地的自然環境產生衝擊。

回歸到生態旅遊的終極目的，是希望透過旅遊產業提昇整體社區福祉與永續發展 (吳宗瓊, 2007; 引自賴鵬智, 2008)，為了面對以社區為核心 (Community-based) 發展生態旅遊的六大課題：(1) 掌握社區核心資源、(2) 資源保育觀念的建立、(3) 社區的支持與協助、(4)

組織與機制的建立、(5) 產業化課題的因應、(6) 回饋機制的社區意涵，吳宗瓊提出了社區型生態旅遊發展的三個構面，包括社區經營、資源管理與旅遊管理。(賴鵬智，2008)

而蕭堯駿(2009)亦歸納了鄭先祐、鐘京佑、廖石、吳綱立等人的研究，提出鄉村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的關鍵要素必然包含社區能力、智價提昇、經濟力與培力。當社區內在情況透過培力的介入，使社區內部產生溝通平台，進而討論發展方向、將利益留在體系中，並透過不斷修正合適的經營管理模式，使社區能力提昇，也提昇發展生態旅遊的智慧價值，為社區帶來經濟力；如此循環便能造就社區永續的生態旅遊。

由此可知，社區型生態旅遊為了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初期必須透過培力帶動社區能力的成長(包括組織運作、公民參與平台等)，進而產生智慧價值提昇的效果(包括在地智慧價值的提昇與智慧價值源頭的輸入)，才能帶來經濟收益。依此產生動態循環，同時關照到社區經營、資源管理與旅遊管理三個構面，得使社區生態旅遊發展擁有健全的體質循環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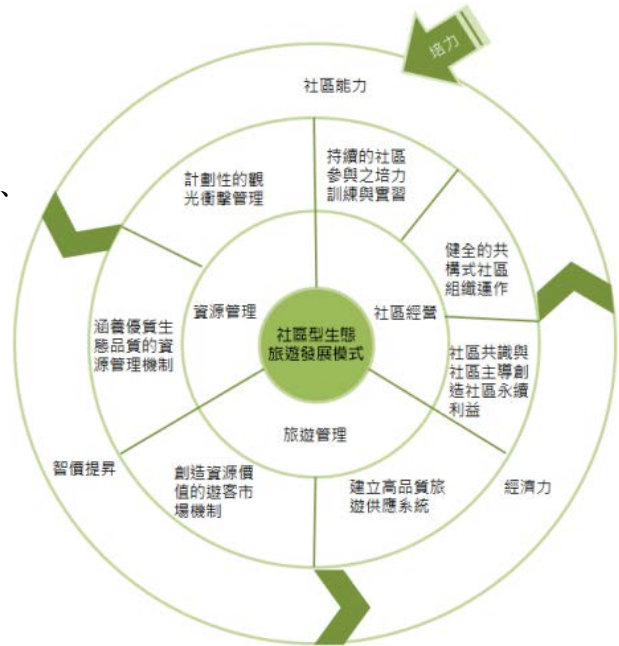
此外，社區遊程所及的場域若位在公共空間，中間也就牽涉各種參與治理的角色與權益關係人。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Elinor Ostrom 的研究(Elinor Ostrom 著，余遜達、陳旭東譯，2012)，她提出 8 項可持續性的公共資源治理設計原則(2012: 108)，包括：

- | | |
|--------------------|--------------------------|
| (1) 清晰界定邊界，明確界定成員； | (2) 符合在地條件的規則； |
| (3) 集體選擇的決定； | (4) 監督機制； |
| (5) 分級制裁； | (6) 確保彈性的衝突解決機制； |
| (7) 對組織全有最低限度的認可； | (8) 嵌套式單位(nested units)。 |

為了達到聯盟共同參與在地環境資源維護的目的，組織的運作應該參考前述原則做出最適切安排。

(三) 國內外案例分析

生態旅遊的目標是透過提供經濟收益激勵社區，實現生態保育與社區發展，因此生態旅遊是以社區為基礎，由社區居民主導推動的產業便稱之為「社區型生態旅遊(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並能兼顧生態、產業及精神文化三個層面(林惠琪，2014)。而 Lindberg(1996，引自林惠琪，2014)更指出，社區型生態旅遊的經濟收益應該包含三個目標：保護及管理當地自然環境、成為當地住民收入來源、能支持居民持續從事生態保育工作。因此，社區型生



社區型生態旅遊永續發展模式圖
(資料來源：賴鵬智，2008；蕭堯駿，2009；
本計畫整理繪製)

態旅遊必須兼顧環境保育、在地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可以照顧到當地居民的生理、心理狀態和生活品質。

賴鵬智、曾永平等指出（2013），社區型生態旅遊的經營大致上分為三大類：一、直接由社區經營管理生態旅遊，社區成員共同擁有管理此產業，並成為工作人員，利益則進入社區；二、由社區內的家庭、小團體於社區倡議經營生態旅遊，主要以此團體或家庭經營，與社區其他家庭合作，使用並推廣社區產品。三、由外部經營者與整個社區或社區的團體或家庭合作經營。此外，他們也發現，國際上社區型生態旅遊發展多集中於中南美洲、亞洲、非洲等開發中國家，或許與因為鄰近自然保護區、世界文化遺產或國家公園，或自身就是需要文化保存的少數民族，或面臨傳統產業與經濟的困境力求轉型，透過自身的發起或國外 NGO 的倡議而投入發展生態旅遊產業。（賴鵬智、曾永平等，2013）

至於國內的社區型生態旅遊發展，根據陳美惠的觀察（2016：158），台灣的生態旅遊地主要集中在屏東及嘉義，藉由計畫性的推動，屏東十年來的發展，已經從單點的生態旅遊地，串連發展成生態旅遊區域，並逐步擴大生態旅遊經濟規模，其中最早投入生態旅遊發展的社頂部落，更是成為國內社區型生態旅遊發展的經典案例。除此之外，南投埔里的桃米社區在 921 大地震中遭受嚴重打擊，在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協助下展開重建，透過社區營造過程也成功發展成為具有典範性的生態旅遊地。而基於共同經營制度發展成為熱門生態旅遊地的泰雅族司馬庫斯部落，以及新進崛起的嘉義鰲鼓溼地森林園區等，都是國內社區型生態旅遊發展值得借鏡的重要案例。

以下從相關文獻中整理摘錄出國內外社區型生態旅遊案例，並依照社區型生態旅遊經營類型，分成社區主導型、（社區）產業鏈結型、合作經營型，藉以歸納營運模式，供後續參考。

(1) 國外社區型生態旅遊案例

I. 科科達小徑（Kokoda Track）及其周邊社區

所在地：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國歐羅省

特色／核心資源：科科達小徑、二戰歷史、熱帶草原、森林、原住民文化

發展概況：科科達小徑在面臨日益增長的遊客量，又缺乏管制與經營管理的情況下，對步道的環境及文化產生嚴重衝擊。為此，由關心此議題的個人、健行旅遊業者、非政府組織和學界組成「科科達小徑基金會」（Kokoda Track Foundation），促進自然文化的保育及當地居民的福祉，並在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帶領下推動申請登錄為世界遺產。為解決生態旅遊發展與週邊居民產生的溝通衝突，並帶入永續經營的概念，科科達小徑基金會於 2003 年制訂了永續旅遊發展策略，將健行主要收入，優先用於支持周邊社區及成員的社會經濟活動，授權在地 Orokaiva 和 Koiari 族的原住民分配旅遊所得，能在社區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後更於 2004 年成功遊說政府設立「科科達小徑特管機關」（Kokoda Track Special Purpose Authority），陪伴社區、制訂發展計畫及分配補助社區。

II. 吉沛哈社區 (Chi Phat Community)

所在地：柬埔寨國公省 (Koh Kong Province)

特色／核心資源：擁有 4 種瀕危哺乳類動物與一千多種鳥類的豆蔻山脈，其中包含亞洲象、印度支那虎、黑冠長臂猿、泰國鱷，沿海地帶則為中華白海豚的棲地

發展概況：國際組織野生動物聯盟 (Wildlife Alliance) 從 1994 年成立開始，便致力於東南亞、俄羅斯、南美洲與西太平洋地區，與當地政府、社區及非營利組織合作進行野生動植物保護工作，其模式是得到地主國政府授權或合作，直接進入保護區及周邊社區進行環境保護工作，營救受威脅的野生動植物，進行棲地復育，並輔導社區轉向可持續性的產業，增進居民收入改善生活水平。2007 年，野生動物聯盟在吉沛哈社區發起社區型生態旅遊計畫，提供財務及技術援助，讓居民藉由營造出南豆蔻山脈的綠色冒險遊程，進而保護當地自然資源，檢舉非法盜伐、盜獵。該計畫邀請社區所有居民參與，共同討論相關目標、願景與遊程產品，並藉由選舉組成管理委員會，負責生態旅遊營運與管理回饋基金。吉沛哈社區在 2008 年 10 月開始接待遊客，旅遊活動逐年增加，周邊相關產業也逐步發展，生態旅遊推行數年後，周邊森林非法盜伐已經大幅減少，且社區居民的生計也逐步改善。

III. 奇拉島 (Chira Island)

所在地：哥斯大黎加尼科亞 (Nicoya) 海灣中，為哥斯大黎加的第二大島

特色／核心資源：熱帶旱林植物 (Tropical Dry Forest)、紅樹林沼澤、玫瑰琵鷺

發展概況：奇拉島生態旅遊發展始於 1999 年，由島上 12 名女性發起，並於 2001 年註冊成立了奇拉島婦女生態旅遊協會 (Asociación de Damas de la Isla de Chira)。這群婦女起初只是思考對外經營的經濟模式，並嘗試建造小木屋以投入旅遊業。而後接受全球環境設施小型資助計畫的補助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s Small Grants Programme, 簡稱 SGP)，開始購置小船、建造小木屋 (友誼小屋)，建造步道及展望點，並發展出健行、賞鳥、島上紅樹林旅遊活動，和到其他海灣島嶼的旅遊，這些活動也帶動島上的產業，如漁夫、零售、手工藝品、農場等。奇拉島婦女生態旅遊協會在旅遊設計上，盡量運用當地農特產品與環境，但旺季時島上供應不足，有時也難以要求島上供應商提供合乎環保標準的飲料等產品，有時還是必須從城市購買。這種型態的社區型生態旅遊不是社區共有的產業而是一個小型組織，跟整個社區產生產業上的關連，而這樣的經濟關連可能規模很小、不穩定。此外，以哥斯大黎加政府對於社區型生態旅遊的補助來說，很難去計算社區是否真正因為這些補助旅遊而獲益。

IV. 科芬 (Cofan) 族薩巴婁 (Zabalo) 聚落

所在地：厄瓜多與秘魯邊境

特色／核心資源：亞馬遜熱帶雨林的物種多樣性，擁有包括鏡熊、金剛鸚鵡、亞馬遜河龜、角雕、山獾等珍貴物種

發展概況：科芬族為分布於南美洲厄瓜多東部及哥倫比亞南部的原住民族，1960 年代因

石油開採，造成雨林嚴重破壞，使科芬族失去獵場與生活區域，對健康與生命安全也造成極大威脅。1979年部分居住於拉戈阿格里奧（Lago Agrio）油田附近的科芬族，為了族群的生存和傳承與生計考量，尋覓合適的居住點後，遷徙至薩巴婁開始投入旅遊業。以科芬族人博爾曼（R. Borman）為首的社區生態旅遊發展，除了透過環境保育、土地權利抗爭爭取科芬族的生存權利，後來更建立生態旅遊公司，引進國際保育資金，例如保護國際基金會（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的全球保育基金（Global Conservation Fund），訓練族人成為全職的保育巡守員。之後為了讓社區整體都能參與生態旅遊，他們開始建造小木屋共同經營，一方面獲取用來爭取族群土地的資金，同時建立組織凝聚彼此。薩巴婁社區從第一次接待遊客，10年之後才發展出不以遊客為目的的保育規則，13年後才有保育計畫。生態旅遊帶來經濟誘因讓科芬族人願意思考保存環境和文化，並帶來收入將保育的需求轉化為實際行動。

V. 聖荷西（San Jose）社區

所在地：玻利維亞馬迪迪國家公園（Madidi National Park）的中心

特色／核心資源：原始熱帶雨林，具有包括角雕、絨毛絲鼠、巨獺、眼鏡熊等瀕危物種

發展概況：1992年，由一群聖荷西社區居民意識到必須改變傳統經濟型態，才能為社區留住不斷流失的年輕世代，同時也因為距離城市路途遙遠，農產品無法與其他地區競爭，因而尋求保護國際基金會（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的協助，說服玻利維亞政府保育馬迪迪森林及其周邊地區生態的重要性，並於1995年推動成立國家公園，引入生態旅遊作為兼顧生物多樣性保育與社區發展的方式。1995年，由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所屬「多邊投資機構」（Multilateral Investment Fund）提供資金，國際保育提供技術指導，社區居民以不損及森林永續的方式，收集當地建築材料，並由70個社區家庭至少20天志願服務的方式，開始建造的查拉瀾生態旅館（Chalalán Ecolodge），並於1998年開始營業。之後保護國際基金會委託「美洲旅遊」（America Tours）訓練社區居民，在確認社區人力資源與自營能力足夠後，保護國際基金會便於2001年4月將查拉瀾生態旅館經營權正式轉移給社區。除了受雇於旅館的居民之外，社區的農業、手工業也因此受益，而旅館利潤的50%投注到社區衛生保健、基礎設施、教育等領域，剩餘50%則分給投資股票的社區家庭。

VI. 茵菲諾部落（Infierno）

所在地：秘魯的馬德里迪歐斯（Madre de Dios）地區

特色／核心資源：原始熱帶雨林，具有包括松鼠猴、棕捲尾猴、紅面吼猴、棕鬚檉柳猴、暗黑伶猴等特殊物種；另外可藉由參觀那沛原住民植物中心（Ñape Ethno-botanical Center）瞭解當地原住民文化，避免打擾部落

發展概況：茵菲諾部落為南美洲的原住民Ese'ija族、安地斯民族與移民者共同組成。1980年代，秘魯政府成立坦波帕塔國家自然保護區，經部落族人與其他非營利組織協助抗爭，才於1987年成立茵菲諾部落自治的保護區，並禁止於此區從事漁獵、農耕行為。1989年，兩

林探險公司（Rainforest Expeditions）的創辦人愛德華（Eduardo Nycander）在坦波帕塔河兩林買了一塊地，以保護當地雨林不受濫伐威脅，並透過引進生態旅遊遊客募集金剛鸚鵡的研究中心運作經費。直到 1995 年，雨林探險公司才與茵菲諾部落達成共識，簽訂長達 20 年的合約建造亞馬遜生態旅館，其中利潤 60% 歸部落，40% 歸雨林探險公司。此外，部落選出 10 位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統籌相關事務，作為與雨林探險公司的對口。但大多數部落居民仍維持傳統農業，對於學習旅遊服務業和複雜的生物監測沒有興趣，違規捕獵帶來的短期利益對他們來說是增加收入的好機會，保育行動仍然面臨危機。該合約即將在 2016 年到期，屆時茵菲諾部落將可選擇獨力經營亞馬遜生態旅館，或和雨林探險公司續約，或改和其他公司簽約。

國外社區型生態旅遊案例營運模式一覽表

社區名稱	服務營運主體	社區參與方式	外部組織角色	營運模式	可供參考之處
科科達小徑及其周邊社區	科科達小徑特管機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確保步道通行權 • 提供旅遊服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成立基金會促成當地保育工作 • 協助訓練社區居民旅遊服務技巧 	合作經營型	由專業團體協助社區凝聚共識，解決資源管理與經營的衝突，並遊說政府設立專責機關，以挹注資源提供長期的陪伴與協助
吉沛哈社區	社區生態旅遊計畫管理委員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共同討論計畫目標、願景、規範與遊程產品 • 與旅行社共同研發旅遊活動 • 提供旅遊服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發動社區生態旅遊計畫 • 提供財務及技術援助 • 輔導社區發展農業 	社區主導型	由專業團隊協助社區凝聚共識，發展社區生態旅遊產業組織，進而保護當地珍貴的自然資源
奇拉島	奇拉島婦女生態旅遊協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提供旅遊服務與原物料 • 販售相關產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計畫經費補助 	產業鏈結型	藉由生態旅遊的遊程帶動在地社區產業
薩巴婁聚落	科芬族生存基金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參與巡守進行環境監測 • 保存傳統文化智慧 • 提供旅遊服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經費與技術援助 	社區主導型	藉由生態旅遊導入經濟誘因，促使社區居民積極參與文化保存與環境保育的行動
聖荷西社區	查拉瀾生態旅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參與生態旅館經營管理 • 販售相關產品 • 提供旅遊服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成立國家公園 • 協助社區輔導與行銷 	社區主導型	由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生態旅館的營造及經營，並培力使社區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及能力自營
茵菲諾部落	亞馬遜生態旅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提供旅館用地 • 配合承諾限制保護區內開採行為 • 接受旅館聘僱為服務人員 • 組成委員會參與旅館經營與生態旅遊業務會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政府成立國家公園，並配合成立部落自治保護區 • 出資建造並負責生態旅館經營與提供服務 	合作經營型	由外部資源與社區居民共同合作經營生態旅遊產業，但如何促使社區居民在獲得經濟收入之餘參與保育工作是重要的思考

（資料來源：賴鵬智、曾永平等，2013；本計畫整理製表）

(2) 國內社區型生態旅遊案例

I. 桃米生態村

所在地：南投縣埔里鎮

特色／核心資源：草湳、中路坑等溼地及其豐富的動植物生態，紙教堂、桃米方舟等

發展概況：921 大地震造成桃米嚴重災情，經里長尋求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協助，陸續透過新故鄉邀請相關專業團體進駐輔導，包括特生中心協助進行生態調查資源後，重新定位社區發展方向為「生態村」，展開相關訓練課程，逐步建構民宿、解說、餐飲、工藝等生態旅遊服務體系，並於 2001 年開始試營運，舉辦社區活動。經歷試營運階段的嘗試與經驗累積，2002 年正式成立桃米社區遊客營運管理中心，架構有包括行政、會計、研發、產業、生態在內共 15 個工作小組，成為整合相關服務的單一窗口，同時建立「公積金」制度，作為營運中心運作及公共事物經費。2004 年營運中心改制為桃米社區遊客服務中心，仍提供單一窗口的服務功能；2006 年，在社區發展協會之外，桃米社區又另外成立桃米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協會與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廣協會，加上新故鄉經營紙教堂，各有營運窗口。2015 年底才由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桃米社區發展協會、桃米休閒農業區推廣協會共同成立「桃米生態村旅遊服務單一窗口」網站，提供相關資訊諮詢服務。

II. 社頂部落

所在地：墾丁國家公園

特色／核心資源：梅花鹿、毛柿、黃灰澤蟹、黃裳鳳蝶、條背螢等

發展概況：1984 年墾丁國家公園成立後，國家公園範圍內的 33 個社區部落土地利用受到相當程度的管制，資源利用亦受到相關法規限制，造成當地居民反彈。此外，墾丁每年有超過 800 萬名遊客湧入，過度商業化的發展反而造成國家公園生態的破壞，對當地居民生活、產業及人文型態帶來負面影響。由於社頂部落緊鄰墾丁森林遊樂區、社頂自然公園，大眾觀光帶來的經濟收益在 1980 年代達到高峰。之後隨著墾丁大街興起、旅遊類型轉變，來到社頂的遊客數一落千丈，社頂部落也開始面臨轉型的時刻。2004 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選定社頂部落為生態旅遊示範區，開始推動相關輔導，並委託屏東科技大學社區林業研究室駐點培力。經過輔導團隊長時間的溝通與共識凝聚，社頂部落組成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進會作為生態旅遊工作團隊，設有解說、巡守、民宿、手工藝、風味餐與多元就業方案管理等 6 個工作小組。接著安排解說員訓練等相關課程，同時組織巡守隊進行義務性的環境監測。2006 年，社頂推出試辦遊程便獲得高度評價，至今已經成為國內生態旅遊發展的典範社區。除了推出生態旅遊遊程之外，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進會也積極參與環境監測，並配合國家公園警察檢舉不法，使物種保育的成效卓越。因著社頂的成功案例，也陸續帶動起國家公園內共 10 個社區投入生態旅遊發展行列，而位於屏東山區的省道台 24 線沿線，阿禮、達來、三地、德文、大武等部落，亦於莫拉克風災之後開始嘗試透過生態旅遊發展進行重建。

III. 鰲鼓溼地森林園區

所在地：嘉義縣東石鄉

特色／核心資源：地景多樣化的大型溼地、250 多種冬候鳥棲地、高頭蝠、猛禽等

發展概況：鰲鼓溼地原為淤積陸化的海埔地，1964 年政府圍海造陸，提供台糖公司種植水稻、甘蔗，以及養殖家畜、水產的複合型農場，稱作東石農場。隨著西部養殖漁業興盛造成嚴重的地層下陷，1986 年颱風摧毀海堤，使三百多公頃農牧用地與漁塭經年累月浸泡於海水中，無法利用形成荒廢的水域，卻也因此豐富了此地的自然生態。1990 年代起，東石農場成為東亞候鳥遷徙重要棲息處，鰲鼓溼地遂成為賞鳥聖地。而後，台糖配合林務局平地造林計畫，同時提供作為民眾戶外休閒空間，連同週邊鰲鼓農場、溪子下農場共 1,500 公頃用地，逐步規畫成鰲鼓濕地森林園區，林務局於 2009 年更將部份水域、陸域劃為嘉義縣鰲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加強保育力道。為了帶動週邊社區參與保育工作，也為社區創造經濟收益，林務局 2012 年起開始委託專業團隊輔導社區發展生態旅遊產業。長達三年的輔導陪伴，協助鰲鼓社區、四股社區、港口社區等週邊社區，發展生態旅遊策略聯盟，結合導覽解說團隊、餐廳、休閒漁塭等成立單一窗口，建構出社區產業組織。而培力過程中逐漸深化社區居民的環境意識，不僅積極參與溼地巡守，更主動購置高倍數類單眼相機記錄濕地生態。如此主動參與、自主調查的方式常態監測，掌握資源變化及遊憩衝擊，才能有效確保社區型生態旅遊地的永續發展。

IV. 司馬庫斯部落

所在地：新竹縣尖石鄉

特色／核心資源：紅檜巨木群、Korow 自然生態公園、神秘谷、Slibu 瀑布

發展概況：1991 年部落發現紅檜巨木群後，部落開始有意識的朝向觀光發展，並於 1995 年正式開通了對外聯絡道路，加上媒體報導的渲染，開始吸引大量遊客前往部落探訪，遊客的住宿需求成為部落的重要經濟來源。然而，興建民宿山莊並非家家戶戶皆有如此資本條件，加上民宿業者之間的激烈競爭，產生內部潛在衝突。面對外部有財團希望買下部落經營主導權，內部又有利益分配的紛爭對立，部落居民開始溝通討論如何改善因應觀光發展所帶來的弊端。終於在 2001 年決定發展共同經營制度，成立泰雅爾司馬庫斯部落發展協會，設有 3 會、9 部門及 1 名總幹事，各個部門分工，合力推動部落發展，減少衝突。2004 年共同經營邁入新的經營理念與制度，稱為 Tnunan Smangus，將土地也納入共有制度的資源範疇，同時建立部落公約、Tnunan 的規範以及生態旅遊單一窗口，統一接受遊客的預定。如今司馬庫斯每年接待遊客人數已達 6 萬人次，對部落的生活及居住環境產生巨大衝擊。為此，部落會議決議自 2015 年起將單日遊客上限人數減半為 250 人，以減輕環境承載量。

國內社區型生態旅遊案例營運模式一覽表

社區名稱	服務營運主體	社區參與方式	外部組織角色	營運模式	可供參考之處
桃米生態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桃米社區發展協會 桃米休閒農業區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提供旅遊服務 參與環境監測 成立服務單一窗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長期輔導陪伴，並協助導入專業資源 營造社區特色亮點 參與社區生態旅遊營運、提供旅遊服務 	社區主導型	清楚定位社區「生態村」的發展方向後，逐步導入外部資源培力社區自主經營
社頂部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進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提供旅遊服務 參與環境監測 成立服務單一窗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長期輔導陪伴，協助社區訓練服務技巧 協助社區行銷 	社區主導型	由專業團隊以系統性的培力凝聚社區共識，並使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環境監測
鰲鼓溼地森林園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鰲鼓溼地森林園區生態旅遊服務單一窗口策略聯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提供旅遊服務 參與環境監測 成立服務單一窗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長期輔導陪伴，協助社區訓練服務技巧 協助社區行銷 	社區主導型	由專業團隊陪伴、培力社區，創造經濟收益同時也帶動居民參與保育工作
司馬庫斯部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泰雅爾司馬庫斯部落發展協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提供旅遊服務 成立服務單一窗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政府協助開通聯外道路 	社區主導型	由部落自主凝聚共識，融合部落傳統文化與信仰而成的部落公約，並充分討論訂定部落環境承載量

(資料來源：賴鵬智，2016；陳美惠，2011、2016；李恆任，2011；本計畫整理製表)

(四) 工作假期與環境教育

千里步道協會透過在台灣歷經十年的各地社區參與，已經串聯了環島千里步道美麗路網，當人們漫步在路徑中，文化的體驗總能帶來不同的感動，自然的觀察讓我們更貼近台灣的環境，過程中，我們發現文化、產業、自然環境的在地重要性，透過這些元素，才是一個完整的聚落。而近年來，亦持續透過「手作步道工作假期」結合生態旅遊，串聯在地社區形成環境保護的網絡。

工作假期的概念最早源於 1920 年代，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由當時歐洲的青年組成重建工作隊，利用假日協助戰後重建，之後逐漸全世界興起這類以營隊的方式，利用假日從事工作、投入服務。⁵ 1980 年代工作假期開始將環境保護納入主題，而發展得最為活躍的便是「英國國民信託組織」。這類以工作結合觀光、旅遊的營隊活動，無論是在鄉村或是森林、農場、山區，活動中都不僅只是玩樂，更藉由實際勞動融入、學習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通過環境體驗學習與自然和他人和諧共處。⁶

國內的生態工作假期的濫觴，可追溯自 921 大地震後，因重大災害激發出國人生命共同

⁵ 林信易，2012，《不只是工作：以工作假期模式推動後壁校園營造》

⁶ 陳思穎，2012，《以方法目的鏈探討工作假期體驗之價值內涵》，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的情感，當災區重建需要人與人的相互合作，義工社會逐漸成形，為工作假期的發展提供基礎，以 2003 年南投潭南村的協力造屋行動為例，雖然工作假期之名，卻實具工作假期之精神。而國內第一個以「Working Holiday」為名的工作假期，則是由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與台灣拜耳公司主辦「利嘉林道生態工作假期」。⁷

近年來，隨著週休二日與國民旅遊風氣日益興盛，親近山林的登山健行活動也逐漸風行，登山步道的使用率提高的同時，遊客的體驗深度及安全性便顯得更為重要。作為國內山林步道主管機關的林務局，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嘗試參考美國阿帕拉契山徑協會的步道志工制度，並結合工作假期的模式讓一般民眾參與步道的簡易維護，同時協助步道週邊社區及部落的產業發展⁸。本會自 2007 年開始與林務局合作推動手作步道工作假期，迄今已辦理的手作步道工作假期超過 50 場。

由於生態工作假期讓人們藉由勞動為環境服務，相較於傳統以知識引發行為改變的教育模式，從「做中學」的歷程反而更有助於參與者理解環境守護的價值，不僅因此化為重要的在地關懷行動力，也讓人們逐漸找回人和土地連結的情感與和諧共處的模式。⁹

此外，環境教育是指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¹⁰根據伯利西宣言對環境教育的定義，環境教育是一種教育過程，在這過程中，個人和社會認識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物理和社會文化間的交互作用，得到知識、技能和價值觀，並能個別的或集體的解決現在和將來的環境問題¹¹。因此，環境教育的本質不只是傳授理解環境、認識環境的知識與觀念，更重要的核心價值在於習得技能，進而產生行動解決環境問題。

真正的永續發展或環境議題從來就不只是認識環境或生態面向，還必須考慮到在環境中的人與社會結構，如何造成環境議題，方能從源頭解決環境議題，1975 年貝爾格勒環境教育憲章第一條指導原則即指出：「環境教育必須考慮環境的整體性，即自然的和人造的、技術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和美學的」（Belgrade Charter, 1975）。

因此，透過生態旅遊設計與生態工作假期規劃，結合環境教育精神，一方面達到社區自我增能以及改善社區經濟，加強社區對於守護自然資源的認同與連結，也使參與者經由行動先行的體驗學習模式，提昇環境覺知、掌握技能，並從社區改變的歷程，瞭解城鄉差距與環境生態保育的艱難選擇，進而產生更積極的環境參與行動。

⁷ 同上。

⁸ 台灣山林悠遊網。

⁹ 賴擁憲，2010，《濕地生態工作假期的實踐—以宜蘭水生植物復育班為例》，國立東華大學

¹⁰ 《環境教育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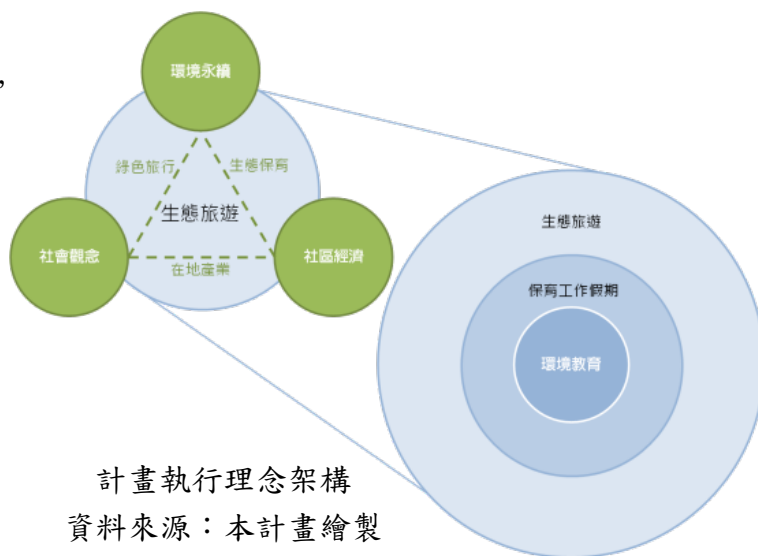
¹¹ 黃麗珊，2014，以社會交換理論探討關渡自然公園與滙豐銀行合作推展環境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五）小結

綜合前述，南澳生態旅遊聯盟的推動，是以社區生態旅遊為基礎概念，嘗試將保育工作假期及環境教育理念融入工作目標。其中，生態旅遊、工作假期與環境教育三者的關聯，一方面對外面向不同分眾：生態旅遊接觸最一般的大眾，工作假期則引進為社區服務的能量，但都需要融入環境教育的精神與價值。

另一方面，對內的社區培力，生態旅遊帶來的經濟效益將成為推動

社區發展環境友善產業的動力，工作假期則有助於社區思考如何保護環境資源，長期而言則期待將「發展環境教育」納進社區發展目標中。



三、環境背景介紹

大南澳地區一般泛指宜蘭縣蘇澳鎮以南，由南澳南溪、南澳北溪沖積而成的河谷平原，從行政區劃上來看則還包含了南澳鄉與蘇澳鎮的一部分。儘管清代嘉慶年間便已畫入噶瑪蘭廳，但實際仍為當地泰雅族人的領域，直到日治時期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採取強硬的五年理蕃計畫，泰雅族南澳群的 15 個部落才陸續投降歸順。

（一）南澳的地理環境與週邊交通動線

本區地理位置東臨太平洋，南以和平溪與花蓮縣為界，西鄰南湖大山和大同鄉接壤，北則以東澳嶺與蘇澳為界。

本區地形崇山峻嶺、地勢封閉，僅有集中於南澳南溪、南澳北溪及東澳南溪、東澳北溪沖積而成的河谷平原較為平坦。東澳及南澳兩處河谷則各自由中央山脈的古老變質地層所環繞，而位於東澳灣北側的烏岩角為東澳嶺沒入太平洋的岬角，當潮水漲起時則成為離岸島，是近年攀岩運動的熱門地點，有中央山脈的起點之稱。

由河谷平原面向太平洋，因板塊運動形成的聳立斷崖，加之千百年來的潮水拍打沖蝕，使南澳地區的海岸擁有令人嘆為觀止的海蝕洞、海蝕崖等特殊地形，南澳灣南端的海岸社區以南，由林務局公告指定為自然保護區。由烏石鼻與東澳嶺所夾的東澳灣亦是天然良港，東澳灣中的粉鳥林漁港漁獲頗豐，而東岳村的舊名「多比優」便來自於東澳灣漁民捕獲的飛魚。

由本區環境相對封閉且完整，除東澳地區及和平溪流域有水泥礦的開採，全區少有高度耗損環境資源的產業，至今仍保持著天然純淨的自然環境，實為推動生態旅遊奠定重要基礎。

此外，計畫區域範圍對外交通以省道台 9 線蘇花公路及臺鐵北迴鐵路為主。蜿蜒於山海之間的蘇花公路，呈現出與西部公路截然不同的壯闊景緻。沿公路北上於蘇澳銜接國道五號，南向則通往花蓮太魯閣、花東縱谷，或轉接台 11 線飽覽花東海線風光。然而，位於本區蘇花公路路段，往往因風災或地震等天然災害造成落時坍方而中斷，因此交通部公路總局提出「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簡稱蘇花改），並於民國 100 年開始動工，將優先針對交通事故頻率高的「蘇澳至東澳段」、落石坍方較多的「南澳至和平段」、「和中至大清水段」，以高架及隧道的方式另闢新線。

（二）南澳群泰雅族

泰雅族自稱 Atayal 或 Tayal，意指「人」、「真人」或「同族人」，主要分布在北部中央山脈兩側，北至烏來，南至南投縣仁愛鄉，東至宜蘭、花蓮，西至東勢，是台灣原住民族分佈面積最廣的一族。不過，清朝初期以前，泰雅族僅分佈在中部山區，即今日的北港溪及濁水溪上游，而後因人口增加、原居地不敷使用才展開大規模的遷徙。

Ilyung Klesan（南澳群泰雅族）便是在這個階段遷移至南澳山區，但南澳群並非以同一族群或語言命名，而是由包括 Squiliq（賽考列克族群）、Ilyung Makanazi（馬卡納奇流域）、Cyoli'（澤敖列族群）的 Ilyung Mb'ala'（馬巴阿拉流域）與 Ilyung Mnibu（莫拿玻流域），以及後來遷徙而來的 Sedek（賽德克亞群）的 Tosa（道澤群）所組成，¹² 但各系統並非各自為政，而是在南澳山區形成同一流域的「攻守同盟」的群體，共生共存。

南澳群泰雅族主要有 15 個部落群，包括比亞毫、武塔、塔壁罕（Tabihan）、哥各朱（Gogotsu）、奎諾斯（Kinos）、流興（Riohein）、金洋、巴博克勒勞（Babo-Klelao）、格勒亞賀（Gereyah）、哈卡巴里斯（Hagaparis）、塔貝賴（Tobera）、庫莫瑤（Kumoyau）、巴博凱凱（Babo-Kaikai）、各姆姆（Kb'bu）與基嘎央（Kngayan）等。南澳群族人自 20 世紀初逐漸由和平北溪流域山區遷居東澳平原，至民國 53 年最後一群族人遷居至今金洋村、武塔村，是泰雅族少數全部遷離原居地的社群。

1874 年，清朝受牡丹社事件影響，逐漸重視台灣的經營，積極推行「開山撫番」政策，分別於北、中、南開闢越嶺道路以便溝通後山，其中北起蘇澳、南抵花蓮的蘇花古道便是當時的「北路」，漢人的墾殖腳步也隨著北路的開闢而進入大南澳地區。但北路因為在地泰雅族人的反抗，加上地勢險峻、駐軍不易，雖曾斷斷續續重新開通，最後仍於 1890 年之後荒廢。

日治初期對原住民採取威柔並濟的圍堵政策，但衝突頻仍，為了確保日本於殖民地的經濟利益，總督佐久間佐馬太上任後，實施「五年理番計畫」，以軍警聯合的武力鎮壓、掠奪番地。隨著 1908 年大南澳隘勇線完成，南澳地區的泰雅族才迫於武力、物資的缺乏於 1909 年投降歸順。而當時日軍曾派軍艦浪速丸砲擊山區，並停泊於南澳灣，因此以「浪速」命名此

¹² 〈尋回失落的 Ryohen（流興）部落——歷史記憶與生活空間研究〉，陳芃伶，2010:25。

地，後來漢人以音譯稱此為「娜娘仔」，直到國民政府來台才改名為「朝陽」。

從行政區畫來看，大南澳地區包含南澳鄉的東岳村、金岳村、南澳村、碧後村、金洋村與武塔村，以及蘇澳鎮的南強里、南澳里、東澳里。同一區域卻會被劃分為兩個不同行政區，便與前述歷史發展有關。在日治時期理蕃計畫逐步推行下，泰雅族人受到日本總督府的威脅利誘，從深山祖居之地陸續遷出，並於 1917 年設立南澳支廳後，招募平地人進入此區墾殖。基於日治時期的漢蕃隔離政策，漢人居住於沿海的平原地帶畫入蘇澳街，山麓地帶則屬於泰雅族人的居住範圍。到了國民政府時代仍沿襲此行政區劃，以今蘇花公路為界，以東屬於蘇澳鎮，以西畫為南澳鄉。

儘管在行政區劃上隸屬不同，但從歷史上來看大南澳地區的發展，一直與不同族群間的衝突、交流與對話有關；從最早泰雅族不同部落之間對生存資源與空間的爭奪，到清朝政府嘗試強化對台灣島的控制，以及漢人的拓墾移民。日治時期的現代化武力摧毀了泰雅族的地利優勢，迫使泰雅族人開始接觸現代化的物質文明，國民政府時代則更進一步催化了這個化學反應。

時至今日，因著環境意識的啟蒙與高漲，以及社會環境整體發展，讓國人開始回過頭來理解保存傳統文化的價值與意義，而當地部落社區也在多年來的經營累積下，開始綻放社區營造的果實，讓過去僅存在於人與人的交流對話，有機會進一步轉化為人與社會、文化、環境永續發展的反思。

（三）位在南澳的兩條國家步道

羅東林管處於南澳地區轄管的國家步道共有兩條，「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段」以及「南澳古道」。

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段

蘇花古道是指清代時修築，自蘇澳經南澳平原沿海通往花蓮的「後山北路」，是聯絡蘇澳至花蓮最早的一條官道。根據記載：「前令陳輝煌丈量已開之路，茲據報：自蘇澳至新城，計山路二萬七千丈；又新城之南至花蓮港北，平路九千丈。仿周制以六尺為一步、三百步一計一百八十丈為一里，蘇澳至東澳，二十里；東澳至大南澳，三十里；大南澳至大濁水溪，三十里；大濁溪至大清水溪，二十五里；大清水溪至新城，四十五里；新城至蓮花港北岸，五十里；通二百里。既以具由通報，並勒石蘇澳道左，紀其實、亦志其始也。」¹³其中，東澳至大南澳的三十里路，便是翻越南澳嶺下切大南澳平原。

而後，日治時代又分別於此地開闢大南澳路、東海徒步道、蘇花臨海道等，部份採用清代的後山北路，或是沿著等高線繞過山壁下達大南澳平原，再跨越南澳北溪、南溪。根據李

¹³ 羅大春，〈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

瑞宗的考據，¹⁴清代後山北路自東澳上到南澳嶺後，便下切至南澳北溪上游的茄苳離開谷地。至於目前林務局整修的「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段」，由南澳嶺沿稜線穿過舊蘇花公路，抵達山腳下，位於龜山西北邊的朝陽社區。相傳當地私營鹽酒的商販，為了逃避官方查緝，因此選擇這條陡上的路線，而不走平緩的蘇花臨海道，因此這一小段隱身蒼林中的小徑，又被當地人稱做「酒保路」¹⁵。無論是酒保路、徒步道或臨海道，站在南澳嶺的高點展望東澳灣、南澳灣與整座平原的氣勢，更可站在這個制高點，懷想當年清代兵備開築、泰雅族人反擊，而日人又沿用這從漢人移墾便開始運用的路線，時空層層交疊、林間花草樹木，無不為這一段長約4公里多的古道增添風味。

南澳古道

經林務局整修重現風貌的南澳古道，參考西元1924年日治台灣地形圖研判，應屬於「番地武塔道路」的一部分，且根據廖英杰的訪調，由武塔社往流興社的傳統路線，在翻越富太山時的選擇與「日本路」有些不同，但過了塔壁罕社往東沿南澳南溪到金洋的路線，確實是當地泰雅族人的傳統社路，至今也仍是「南澳泰雅獵人的主要獵徑之一」¹⁶。

而1890年，在清廷開山撫番政策推行末期，劉銘傳也曾率兵經由海路、陸路攻打南澳，旗下大將傅德柯更攻入塔壁罕與武塔兩社，但因「兩山俏立、絕壑巉巖、巖石嵯峨」，最終仍因泰雅族人反抗而戰敗。當時劉銘傳的行軍路線應該也是利用既有社路，直到日治警備道路準備設置，日本人要求當地泰雅族人，以社為單位每週輪值參與警備道的修築，才有寬約3尺（約90公分）、可供行轎的道路。

根據廖英杰對宜蘭地區泰雅古道的整理耙梳¹⁷，目前我們所理解的南澳古道，應是以泰雅族社路為基礎，日本總督府為了落實統治而進行調查、行軍的路徑，以及駐軍聯絡的警備道，其中警備道路包含「番地寒溪道路」、「番地比亞毫道路」（現為比亞毫國家步道）與「番地武塔道路」等交會於「流興社」的三大路線，「每條路線上有支線或環繞路線通行，在南澳地區形成一個綿密的統治孔道」¹⁸。

2011年8月，台新金控總經理林克孝先生在他最熟悉的南澳山區失足墜崖，南澳古道以另外一個名字—「沙韻之路」而為世人所知，而林克孝先生於2009年出版的著作《找路：月光·沙韻·Klesan》，也重新帶著我們從一個追尋夢想的角度，認識這條美麗的百年山徑。

在《找路》中，林克孝先生因為「沙韻」的故事而興起了「找路」的念頭，進而認識南澳當地的泰雅獵人；南澳泰雅族人自稱「Klesan」，原意已經失傳。在追尋夢想的過程中，湮沒的古道重新被指認、訴說，泰雅老獵人的智慧得到傳承。而這一段追尋沙韻之路的故事，

¹⁴ 李瑞宗，2003，《蘇花道今昔》。

¹⁵ 林祖祺等合著，2014，《向山，遇見最美的山徑》。

¹⁶ 廖英杰，2006，〈部落知識、泰雅記憶與古道研究——以宜蘭泰雅古道與日治殖民山徑為例〉。

¹⁷ 同上。

¹⁸ 同上。

亦由來自南澳鄉的泰雅族導演陳潔瑤（Laha Mebow）改編為電影《不一樣的月光》。

而金岳部落的尋根之旅，更為南澳古道帶出更深層的追尋意義。金岳部落遷村前便是前文提到，位居南澳三大警備道系統重要交通位置的「流興部落」。部落耆老在闊別故鄉半世紀後，搭著直昇機重返祖靈之地的感動，對返鄉的部落青年而言同時也是重塑傳統的重要旅程。

與流興部落同樣，且更早走上尋根之旅的還有被遷至武塔村的「哈卡巴里斯部落」，而這段旅程更拍攝成紀錄片《哈卡巴里斯》。一段又一段為了追尋而走上古道的故事，都是這條百年山徑為何如此牽動人心的原因。

四、南澳生態旅遊聯盟成立

社區生態旅遊發展的困難之處，在於社區經過培力階段後，如何開始自力經營。南澳地區週邊社區的組織經營狀況，以金岳社區發展協會，及東岳社區發展協會搭配多必優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最為成熟。因此，針對社區組織持續投入相關培力課程，增進社區專業能力之外，也必須藉由活動參與、課程分享擾動其他尚未參與生態旅遊產業之社區；另一方面，2014年逐漸成形的「社區合作平台」，也在2015年開始嘗試發展成更緊密的組織關係，並透過平台會議定期討論，凝聚共識、發展社區統一窗口。

南澳地區的社區組織在各自的發展成熟程度上有相當大的差異。這些差異的背景除了來自於各社區內部組成的族群性格，也受到地方政治勢力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為了確保一個嶄新的跨社區合作平台能夠具備足夠且穩定的互信基礎，合作平台的討論初期僅以2014年便曾有過合作經驗的金岳、東岳、朝陽及金洋等社區為班底，並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召開十多次聯盟會議，凝聚合作共識、訂定規範、發展跨社區遊程等。期間，南澳社區的守月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及澳花社區志工小組，也合作夥伴的邀請下開始參與會議。

透過長時間的磨合與共識討論過程，社區合作平台運作基礎已有雛型，相關規範也相當完備，包括組織名稱、組織宗旨、章程、公約等，就待未來進一步確認內部共識，便可走向正式立案的組織。

南澳生態旅遊聯盟基本概況

組織名稱：愛南澳生態旅遊發展協會（暫定）

組織形式：社團法人（尚未正式立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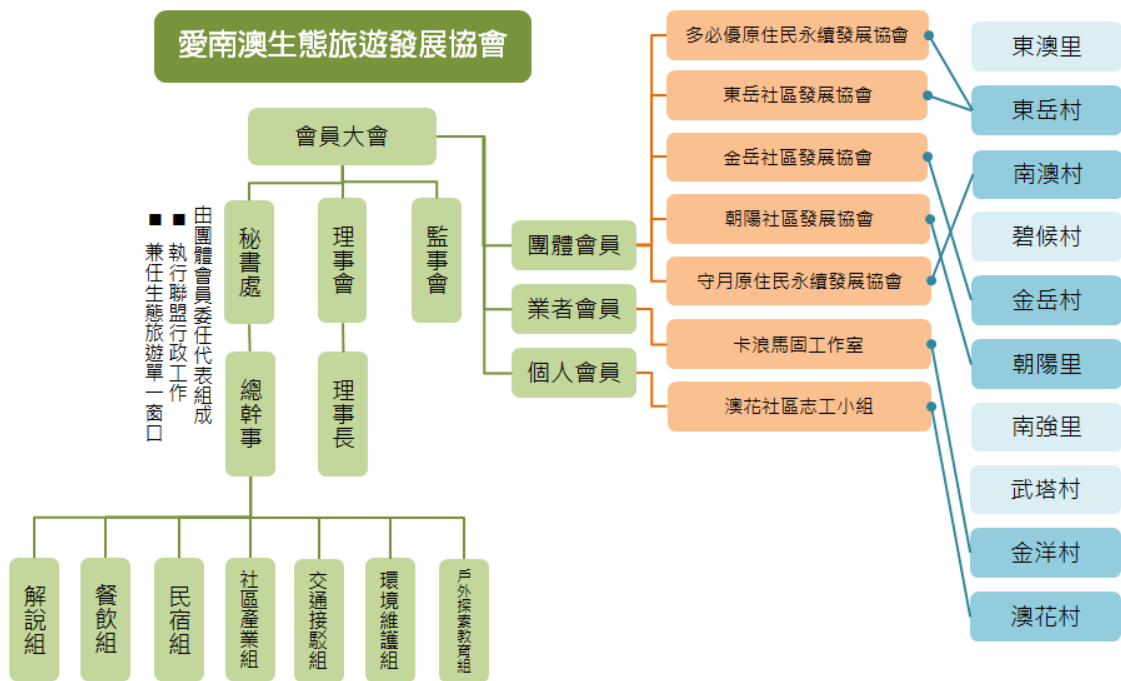
組織宗旨：以開放互信、資源共享、財務透明等原則，共同推動南澳生態旅遊產業，並以此帶動社區營造、產業發展、傳統文化保存及生態資源維護等工作，落實本區環境永續經營。

組織任務：基於生態旅遊創造社區福祉、實現環境保護、文化傳承等核心價值推動以下工作：

1. 社區生態、歷史、人文資源之盤點、保護與適切活化。
2. 積極參與社區環境維護及資源保存之工作。

3. 規畫社區生態旅遊活動，並共同推廣行銷。
4. 協助推廣並促進社區在地產業永續發展。
5. 配合社區辦理有益於提昇居民福祉之業務。

組織架構：



愛南澳生態旅遊發展協會組織架構圖

組織成員：

1. 團體會員：大南澳地區依法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或人民團體，認同生態旅遊理念及協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同意並繳納入會費後為團體會員，並授權委任代表一名，行使權利及參與秘書處運作。
2. 業者會員：依法登記之公司行號、個人工作室，或無須、未經登記，但可提供生態旅遊行程所需之服務者，認同生態旅遊理念及協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同意並繳納入會費後為業者會員。
3. 個人會員：年滿二十歲且設籍於南澳地區，雖不以提供相關服務為業，但認同生態旅遊理念，欲參與相關公共事務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同意並繳納入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單一窗口運作機制：目前由金岳社區發展協會暫代南澳生態旅遊單一窗口，協助各社區規劃遊程、對外接單、提供客服等工作。此外，考量現行實際運作仍存在個別社區及單一窗口各自接單的狀況，為避免工作安排產生衝突，經聯盟會議討論擬定統一的接單流程，並運用 Google 行事曆、Google 文件表單等網路工具，確保工作順暢。

回饋機制：單一窗口將從生態旅遊服務收益中收取回饋金，參與工作、提供服務獲得收入之會員，均有繳納「生態旅遊回饋金」的義務。回饋比例與收取方式由分組公約明訂之，但不得低於 3%。

經費運用：由單一窗口收取的「生態旅遊回饋金」及會員繳交之會費，必須用於支持社區發展、提昇居民福祉、保護環境永續等事項。該基金使用方式及執行由秘書處提出年度預算，經會員大會議決通過。此外，秘書處專職人員薪資得視本會財務狀況，由秘書處提案、理事會議決規劃自基金撥付，以落實單一窗口自主經營目標。但專職人員薪資佔基金年度預算比例不得超過 50%。

會員規範：會員除了有繳交生態旅遊回饋金之義務，其餘規範條列概述如下：

1. 會員皆應依服務項目或個人興趣加入工作小組，且不以一組為限。
2. 解說組及戶外探索教育組成原有參與環境監測之義務，並依環境維護組所規劃之監測輪值表進行。
3. 應遵守生態旅遊保護環境、回饋社區等原則，於接待遊客、帶團活動期間，禁止提供、使用一次性用品；活動過程應尊重生命、保護生態，禁止傷害生物、破壞環境；活動結束後應恢復、維持活動場域的環境整潔。
4. 應尊重遊客的需求，以親切的態度、熱誠的服務接待每一位到訪社區的朋友，並帶給遊客正確的資訊，傳達在地文化內涵及意義；不得口出惡言、做出不禮貌的舉動。
5. 接待遊客、帶團活動期間應注意服裝儀容，不得只穿著內衣背心、拖鞋，如有統一識別之服飾，應著統一服飾；不得嚼食檳榔、飲酒、宿醉、抽煙；不得做出有損本會形象之言行；避免與遊客討論政治、宗教和族群等具爭議性之議題。
6. 應避免與遊客發生衝突，有任何狀況或意外應立即聯繫單一窗口協助處理。

解說員認證制度：為了確保解說品質與內容之正確性，並使其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解說技巧，與遊客分享南澳生態與文化之內涵、推廣生態旅遊之理念，會員應完成相關課程並通過認證才能授予解說員資格。認證制度說明如下：

1. 實習解說員

- 會員皆可報名參加「初級解說員培訓課程」。
- 課程出席時數達 2/3 以上才能參加初級解說員認證考試；筆試通過者即為本會實習解說員。
- 成為實習解說員可於各解說動線擔任解說助理，或體驗活動助理，累積服務時數。
- 前項解說助理與體驗活動助理為義務職。

2. 正式解說員

- 取得本會實習解說員資格，且擔任解說助理服務團數達 5 團或服務時數達 20 小時者，可報名參加「進階解說員培訓課程」。

- 課程出席時數達 2/3 以上才能參加正式解說員認證考試；筆試及面試通過者始取得本會正式解說員資格。
- 取得正式解說員資格後，應於各解說動線至少擇一進行環境監測。每年參與環境監測時數達 24 小時以上者，來年才能參與該路線之解說服務；前一年時數未達標準者，於該年將時數補足後才能接受分派進行解說，而補充時數不列入該年度監測時數中。
- 正式解說員每年應參加回流訓練課程達 16 小時才可延續其解說員資格；前一年度回流訓練課程時數不足者，應於該年度補足時數後才能接受分派進行解說，而該補課時數不列入該年度時數。
- 每年回流訓練課程由秘書處規劃、經理事會議決行之。

初級解說員培訓課程：針對初級解說員培訓課程初擬共計 45 小時，課程大綱如下：

1. 生態旅遊概論（10 小時）
2. 大南澳地區的環境介紹與發展史（12 小時）
3. 各社區的基本概況與認識（8 小時）
4. 傳統文化及工藝（15 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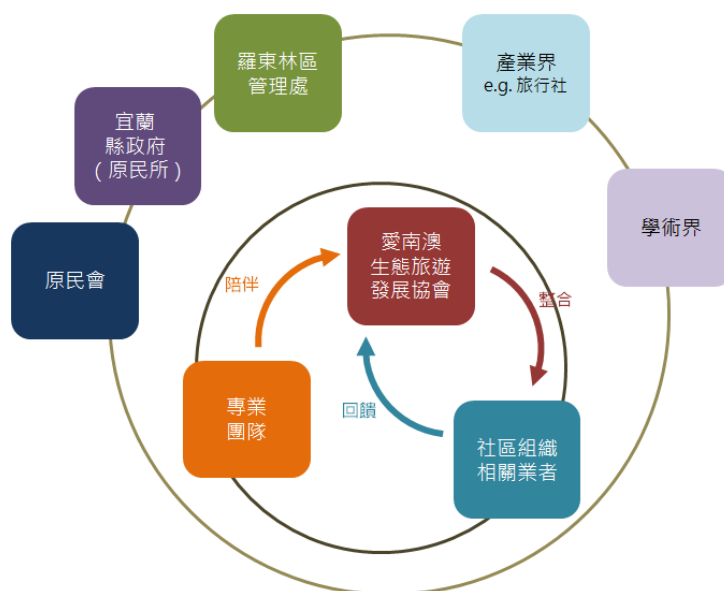
解說及環境監測動線：為維護本區環境及生態資源之完整性、提昇解說品質，除各社區範圍內的巡禮路線之外，初步依各社區核心資源擬定解說動線作為環境監測標的，並由環境維護組安排環境監測工作。

1. 東岳：Babaw kulu 步道、東岳湧泉。
2. 朝陽：朝陽步道、環山步道。
3. 金岳：L'rax gayung 步道、金岳瀑布。
4. 金洋：南澳古道。

策略聯盟運作架構：為明確策略聯盟發展定位、釐清資源網絡鍊結關係，參考社區型生態旅遊永續發展模式，建構以下策略聯盟運作架構作為後續參考，並簡要說明如下：

1. 「南澳生態旅遊聯盟」轉型成為「愛南澳生態旅遊發展協會」，提供更明確的財務與行政管理機制，並建立獨立的工作團隊，以整合平台的角色協助在地社區組織、相關業者，提供課程增進服務品質與專業知能，以及協調相關資源、妥善運用回饋基金提昇社區福利與環境保護工作。
2. 社區組織及相關業者參與聯盟運作，透過提供相關服務賺取收入，並從收益中提撥部份比例作為回饋基金，由聯盟妥善分配運用。此外，為確保聯盟代表性，必須由各參與協會派任代表組成秘書處，作為新成立之協會的行政中樞。
3. 由相關計畫委任之專業團隊，扮演輔導陪伴之角色，除了協助導入相關資源(產業界、學術界)之外，核心任務更在協助建立新協會之行政團隊，使其及早具備相關專業知能，待專業團隊退場後能夠順利銜接，以利策略聯盟獨立運作。

4. 包括羅東林區管理處、宜蘭縣政府（原民所）等公部門，初期以提供資源扶助聯盟乃至協會成立，為聯盟建立品牌公信力；中、後期將強化合作夥伴關係，協助突破相關法令限制或跨部會機關的政策協調，以利相關產業積極朝向友善環境的目標永續發展。



策略聯盟運作架構圖

環境資源認養：聯盟除了建立公約規範，要求未來投入解說工作者應參與環境資源監測的任務之外，也積極促成聯盟成員參與環境資源認養工作。目前除了東岳社區發展協會已參與多年林務局主辦之「結合社區加強森林保護工作計畫」（簡稱森保計畫），建立社區巡守隊協助南澳工作站巡護社區週邊林班地，今年本計畫也促成金岳社區發展協會投入森保計畫之工作，以協助巡護鹿皮山週邊林班地，以遏止鹿皮山盜伐之情事。

五、尋回 Ilyung Klesan 的精神：社區的定位與發展策略

根據金岳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陳芃伶的研究指出，南澳群泰雅族雖然是由 4 種不同語系的泛泰雅族組成，因地緣關係而建立起區域性的同盟關係，並以 Pyahow（比亞候）的領袖為南澳群的總領袖，對內維持和平共存，對外攻守一致。而經過 19 世紀末清軍與日軍的侵略戰爭及統治方式，部落間的角色地位也因部落所在區位關係而有所調整，並大致可分為：「軍事重要門戶」、「交通中樞」、「地形陡峭形成天然屏障」、「後山具有強大的部落」、「鄰近 Truku（太魯閣族）飽受壓迫之部落」等。

對南澳在地的社區工作者來說，對抗的不僅是外部的環境變遷衝擊部落，更要面對內部傳統文化根基快速流失的危機。迎著這樣的壓力，生態旅遊與手作步道工作假期適時地串聯起不同部落的青年，讓成員來自東岳、金岳、金洋、朝陽等社區部落，有泰雅族人也有漢人

的「南澳生態旅遊聯盟」，便彷彿曾稱雄南澳山區的 Ilyung Klesan（南澳群泰雅族）一樣，慢慢形成角色各有不同的「攻守同盟」。

由於現階段參與之社區僅東岳社區及金岳社區具有相對成熟的行政團隊，因而初期聯盟單一窗口成立後的主要工作都落在金岳社區發展協會身上，卻也凸顯出南澳在地人才培育不足的隱憂。所幸今年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向原民會爭取到計畫資源，為南澳地區提供了相關專業證照的訓練。後續該如何將受過訓練的人力納入聯盟運作，需要既有的社區組織共同思考發展定位，建立可持續且有足夠規模的產業經濟，以吸納在地的就業需求。

此外，現階段仰賴各社區分工承擔任務的聯盟運作模式，未來也勢必朝向獨立的團隊，與社區組織適當分工，避免工作上互相干擾，同時有健全、透明的財務管理，才能做到開放、互信、公平的參與。

除了有產生自內部的壓力，外部還有即將於 2017 年通車的蘇花改可能帶來的環境衝擊。

2011 年開始動工的「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簡稱蘇花改），主要共分為三段改善工程，其中兩段「蘇澳～東澳段」與「南澳～和平段」幾乎全段位於該計畫範圍。蘇花改工程完工後，由蘇澳到東澳的車行時間預估將縮短為 10 分鐘，南澳到和平的車行時間則預估為 20 分鐘，全段（蘇澳到崇德）完工後預估可節省 48 分鐘，且因為是另闢山線路廊走長隧道，較不易受風災影響道路通阻。因此可預期屆時由北部南下往東部的旅遊活動，將為南澳地區帶來遠超過現況的通過性車流，隨之也可能對南澳地區產生龐大的遊憩壓力。

透過生態旅遊的輔導與工作假期的推動，除了對聯盟主要參與成員的環境保護意識有所提昇，對即將通車的蘇花改可能帶來的衝擊也有所警覺。而跨社區的互助合作，也體現在共同因應短時間內人手不足的接待壓力。但整體而言，各社區對於面對衝擊所做的準備程度不一。前述所說的「準備」除了理念上的思想準備，也包括遊客中心、停車場、旅遊服務系統、接待人力等軟硬體的建设，更重要的是社區內部是否做好共識面對可能的改變。

參考蘇花改工程處所提供的資料可以發現，蘇花改工程不同區段可能對本區產生的影響有所差異。考量交通動線，可將南澳地區的遊憩動線做成下圖進行分析：



根據蘇花改工程處所提供的工程規劃報告，預估蘇花改新闢山線路線將大幅移轉既有蘇花公路的交通量，並透過分階段通行大客車、大貨車行使於山線路線後，台9線蘇花公路將成為慢行、樂活遊憩的景觀公路。但透過上圖的分析可以發現，由於「東澳~南澳段」仍通行既有蘇花公路路廊，在服務水準維持現況的前提下，未來恐怕成為交通瓶頸。除了透過車流量管制策略避免造成長期的交通問題，而引發新闢道路的需求對自然環境造成更多破壞，同時也必須明確各個分區的定位，擬定不同社區的發展策略，期以分散可預見的遊憩壓力。

分區	分區定位	政策配套	社區名稱	社區定位	發展策略
東澳	南澳生態旅遊門戶	1. 遊客服務中心 2. 充足的停車空間 3. 國道5號客運路線延伸至東澳 4. 增加由東澳到南澳各站的火車班次以提昇公路轉乘率	東岳部落	悠遊山海的「慢村落」	以飛魚為主題，將在地產業及獨木舟等活動做系列包裝，強化故事性吸引外地遊客，以認識南澳生態旅遊，進而從大眾觀光轉入深度旅遊
南澳	南澳文化及生態保護核心區	1. 改善接待家庭成為合法民宿 2. 保護/留區的環境教育人才培育 3. 提昇社區接駁巴士的服務水準（班次與品質） 4. 嚴格管制外部及城際運輸車輛	金岳部落	發揚泰雅工藝的「社區博物館」	以「活的博物館」為主軸，進行部落整體規劃，並加強傳統工藝的產品設計提昇能見度，以此號召部落青年回鄉學習、傳承技藝
			金洋部落	融合獵人文化的「戶外探險基地」	推出強調泰雅族獵人文化內涵，以對環境造成最小干擾的方式從事山林戶外探險活動
			朝陽社區	徜徉田園的「有機村」	以有機生態村為主軸，發展結合客家文化、面向樂齡族群的田園體驗行程
澳花	實踐里山精神的秘境	1. 收回社區週邊礦場採礦權 2. 規劃南澳至漢本間的單車專用道 3. 增加由和平至南澳各站的火車班次以提昇公路轉乘率 4. 漢本 Blihun 遺址 之原地保存	澳花部落	自給自足的「泰雅里山」	以部落近年來參與日度日盛的無毒農業為主軸，嘗試結合部落傳統文化，以形塑具備泰雅文化風格的里山精神

當社區定位方向清晰後，一方面個別社區的發展將因此有所區隔，投入研發產業的資源才有跡可循，除了避免資源重複之外，也將有利於產品的包裝及行銷。此外，社區文化的保存乃是本區發展生態旅遊所關注的重點，唯有清楚定義自身所在，才不至於在面對有外部龐大資源湧入與環境變化的衝擊時，失去社區主體性，也喪失文化的根基。

六、結語：守護回家的路

在南澳將近3年且仍是現在進行式的社區陪伴過程，從單純的步道系統結合社區遊程而產生跨部落的合作，再到社區合作討論平台、成立南澳生態旅遊聯盟，期間其實有相當長的時間在處理內部的共識凝聚。對於發展「生態旅遊」，聯盟夥伴初期也有其他的擔憂，包括「生態旅遊能不能狩獵」這樣議題都曾被提出反覆討論。

所幸，對於環境及文化的保存意識是眾人為何齊聚共商「發展」的基礎，差異只在發展的策略、步驟及進程需要更多的對話。隨著聯盟的運作日益成熟，參與其中的社區夥伴在相關專業及環境意識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些細微的改變就具體呈現在遊程設計的討論中，特別是更強調「gaga」（泰雅族傳統規範）的精神應該融入活動裡，夥伴之間也都記得彼此提

醒，遊程再怎麼創新，也不能違背傳統的精神與作法。

對南澳群泰雅族的族人而言，「南澳古道」不只是一條由林務局整建維護的山徑步道，更是「回家的路」。這條路所指向的除了遠在南澳深山，已經超過半個世紀無人居住的舊部落空間，同時也深藏著追尋傳統文化根基的象徵意義；這也是為何金岳社區發展協會積極推動部落內的「手作步道工作假期」：期望有一天，南澳群的族人能用「手作步道」的方式，學習 yutas（爺爺）、yaki'（奶奶）守護這片山林的智慧，修復、守護這條回家的路。

從外部團體的角度觀察南澳生態旅遊聯盟的發展，雖說生態旅遊和手作步道難以立竿見影，不像搭乘直昇機那樣一蹴可幾。然而，透過夥伴之間因相同信念而產生的羈絆，卻將是推動他們一步、一步扎扎實實往前邁進的力量。

參考文獻

研究報告

- 賴鵬智、吳宗瓊，2009，林務局森林生態旅遊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委託野 FUN 生態實業有限公司。
- 賴鵬智、曾永平等，2013，鰲鼓濕地森林園區生態旅遊推廣輔導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委託野 FUN 生態實業有限公司。
- 蘇鴻傑、林旭宏、徐自恆，1988，台灣國有林自然保護區植群生態之調查研究：南澳闊葉樹保護區植群生態之研究，台灣省農林廳林務局委託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研究所。
-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1，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工程規劃報告，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

期刊論文及圖書出版品

- Chan TY, Hung MS, Yu HP (1995) Identity of *Eriocheir recta* (Stimpson, 1858) (Decapoda: Brachyura), with description of a new mitten crab from Taiwan. *Journal of Crustacean Biology* 15 (2): 301-308
- Elinor Ostrom 著，余遜達、陳旭東譯，2012，《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繹》，中國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譯文出版社。
- 呂嘉泓，1999，社區營造在永續發展中之角色－以嘉義縣山美社區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研究所。
- 李恆任，2011，原住民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經營策略之研究－以新竹司馬庫斯部落共同經營模式為個案，中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 李瑞宗，2003，《蘇花道今昔》，花蓮：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 李瑞儀，2010，社區自主發展生態旅遊的經驗模式：宜蘭港邊社區之個案研究，世新大學觀光學系。
- 周聖心等，2011，《千里步道，環島慢行：一生一定要走一段的土地之旅》，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社。

- 林克孝，2010，《找路：月光、沙韻、Klesan》，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林金韻，2008，生態旅遊地體驗與價值之探索，國立嘉義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 林信易，2012，《不只是工作：以工作假期模式推動後壁校園營造》，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 林素華、林佳青、張璋尹，2015，〈社區保育與發展五大資本理論之研究—以南投縣及集鎮社區為例〉，《2015 社區保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林惠琪，2014，台 24 線原住民社區生態旅遊遊程客製化設計之研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 邱宗儀，2008，宜蘭縣南澳流域之植群分類與製圖，國立宜蘭大學自然資源學系。
- 屏東縣政府，2012，《通往香格里拉的四條密徑 三地門、霧台 go go go》，屏東：屏東縣政府。
- 洪明仕，1993，南澳溪直額絨螯蟹族群動態及生物學之研究，國立海洋大學漁業學系。
- 洪郁捷，2015，桃米社區生態旅遊發展過程與困境，國立臺南大學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生態旅遊碩士班。
- 原友蘭，2001，〈生態旅遊的永續經營策略：以深層生態旅遊轉變遊憩行為〉，《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育策略研討會論文集》。
- 袁緒虎，2011，紀錄片《哈卡·巴里斯》，台北：緒虎製作有限公司。
- 陳思穎，2012，以方法目的鏈探討工作假期體驗之價值內涵，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陳美惠，2011，〈那山，那海，那人——墾丁社頂部落生態旅遊發展歷程〉，《人與生物圈》雜誌，2011 年第 2 期，頁 32-38。
- 陳美惠，2016，〈臺灣生態旅遊發展之成績、挑戰和出路〉，《人與生物圈》雜誌，2015 年第 5、6 期，頁 158-159。
- 陳潔瑤，2011，電影《不一樣的月光：尋找沙韻》，台北：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 黃麗珊，2014，以社會交換理論探討關渡自然公園與滙豐銀行合作推展環境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廖英杰，2006，《部落知識、泰雅記憶與古道研究——以宜蘭泰雅古道與日治殖民山徑為例》，宜蘭文獻雜誌，第 75、76 期，頁 3-134，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 盧道杰、吳雯菁、斐家騏、台邦·撒沙勒，2006，建構社區保育、原住民狩獵與野生動物
- 蕭堯駿，2009，鄉村生態旅遊永續之關鍵要素—以白河和桃米為例，國立臺南大學生態旅遊研究所。
- 賴鵬智，2008，社區型生態旅遊地輔導模式之探討，國立嘉義大學。
- 賴鵬智，2016，〈台灣生態旅遊新典範—鰲鼓濕地〉，《人與生物圈》雜誌，2015 年第 5、6 期，頁 132-138。

網站資訊

- 台灣山林悠遊網網站，<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index.aspx>
- 金岳部落網站，<http://www.ropwe.com.tw/>
-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自然保育網，<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